

國際
人物

季辛吉

默山

生平與經歷

季辛吉 (Henry Alfred Kissinger) 為尼克森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負責長期外交政策的設計，為國務院負責外交政策制定與推行的幕後人物，其重要性和影響力，不下於國務卿羅吉斯。

季辛吉於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生於德國費爾斯 (Fuerth) 今年四十六歲。一九五〇年季辛吉畢業於哈佛大學。一九五二年獲碩士學位。一九五四年獲博士學位。畢業後先後在哈佛大學擔任講師、副教授和教授，講授各國政府與政治。一九三八年季辛吉移居美國。一九四三年歸化為美國籍。一九四九年二月六日與富萊秀女士 (Ann Fleicher) 結婚，生有子女兩人，長女伊麗莎白 (Elizabeth)，長子大偉 (David)。

季辛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參加美軍，曾在歐洲作戰，在他自哈佛畢業後，繼續留在哈佛，蒐集他能夠發現的一切外交精華資料。他在這段期間，先後於一九五一年出任國際講習會主任，一九五二出任國際事務中心



副主任。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出任外交季刊編輯。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七年，他出版「核子武器與外交政策」一書，就此一本傑作，使當時年僅三十四歲的季辛吉，一躍而成為譽滿全球的外交政策專家，並且使他從此成爲主張對俄強硬的美俄問題專家，以迄於今。同年，他出任洛克斐勒兄弟基金會特別研究計劃主任，遂和洛克斐勒結識，因此去年洛克斐勒爭取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競選活動中，以季辛吉爲外交政策顧問。在實際

上，洛克斐勒在競選總統提名競選時發表主張美國從越南撤兵的講詞，也是由季辛吉提刀的。而尼克森和季辛吉認識，還不到一年，那是去年聖誕節，時代雜誌主編的未亡人，在紐約舉行派對，兩人始告相識。尼克森之任命季辛吉爲外交政策的制訂者，却是由洛克斐勒推荐的，所以這項任命，使他的地位更顯得奇特。

著作與思想

季辛吉曾寫過無數篇論文以及四本主要的專書：(一)核子武器與外交政策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二)核子武器與外交政策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三)重建的世界 (A World Restored)。(四)抉擇的必要 (The Necessary Choice: Prospec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最近季辛吉曾在華府「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e) 一九六一年出版「麻煩的夥伴」，發表一篇文章，頗能代表他的最新思想，文中他說：「尼克森政府必須認定，在外交政策方面，如果對現世界得不到一個明確的觀念，就無法建立一個穩定和有生氣的世界。美國今天已不可能在全球施展其政策，美國所能做的，只是鼓勵世界上一些國家聯合起來，建立一個安定的世界。在「核子武器與外交政策」一書中，他認爲美國要想隨心所欲支配世界，已是不可能的了，美國能做的，只是做一個

倡導者」。

歐洲第一政策

季辛吉因為誕生在德國，所以他自始就看重歐洲，特別看重法國和德國，因此他是個歐洲第一主義者。有很多美國人也贊同這種見解。他對戴高樂特別敬仰，並和戴氏頗有情誼，因此他對歐洲的看法，幾以法國為中心。他在一九六六年的時候，曾告訴參院外交委員會說：「美國的中心任務，乃在鼓勵歐洲國家，使其養成一種責任感」。他對於前總統甘迺迪的「多邊核子力量」的倡議，持反對的立場，他認為這是美國觸怒法國的原因。他曾經說過：「無可否認的，戴高樂將軍有代表歐洲主流的趨勢，美國所需要的，是讓歐洲國家知道，美國打算如何的寫成歷史」。季辛吉並主張改進北大西洋公約，他認為美國和蘇俄對國際問題協議之後，再通知北大西洋公約國，縱使所通知的一無遺漏，也是北約國家所不能容忍。因此他主張北約必須建立一個共同的觀念，否則將會和中央公約及東南亞公約似的，缺乏積極性。

今天美國在歐洲有重要的盟國和最多的投資，歐洲如受到威脅，對美國的安全和利益將受嚴重的影響，尤其在最近一年來，蘇俄在地中海的海軍力量陸續增強，中東危機又日益加

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力量實有待加強，如果季辛吉在這一趨勢的影響下，制定其歐洲的政策，則美國的注意力，勢必由遠東而漸漸轉移到歐洲，最近尼克森的訪問歐洲，可能出自季辛吉的手筆。

結束越戰的建議

季辛吉是個眼高於頂的人，對於詹森總統的一切關於越南問題的主張，以及一切主持越南事務的人物，都抨擊得體無完膚。最受他的酷評的，是魏摩蘭將軍。不過，這還是對人身體的攻擊。最重要的是從一篇講詞後面，演繹出來有關他的軍事和政治方面的看法和思想。

在軍事方面，他否定了以佔據土地作為衡量戰爭成就的思想。他這樣地作爲衡量戰爭成就的思想。他這樣的輕視軍人，幾乎等於否定美國一些軍人以及西貢政府所主張的揮軍北進思想或擴大越戰政策。在政治方面，他反對在越南施行美國式的選舉，其實這也等於否定西貢政府的重要性和適宜性。他說：「支持西貢政府，等於美國和自己的標準來格鬥」。他認爲最無法理解的是，爲甚麼世界之大，祇要是合法政府發生困難，美國就應該予以支持？這句話十分尖刻，不僅說出了美國標準的西貢政府不必支持，甚而其他遠東方面的合法政府，也不必支持。因而，他的中心思想實際

上是，反對美國參予遠東戰爭，這就是季辛吉對軍人祇有漫罵而不屑談越南戰爭的原因。自然，季辛吉的思想和尼克森的思想是有距離的。尼克森主張，把戰爭責任推到西貢政府身上，俾美國能逐漸撤退其地面部隊。季辛吉則對越南問題更見露骨，他幾乎有放手不管的態勢。

最近一期的「外交季刊」內，季辛吉曾撰文談越南問題，他在文中建議一項毋須美國屈服和強令越南組織聯合政府的解決辦法，就是由河內與華府舉行一項會議，討論互相撤軍事宜，至於越南內部組織問題，則留交西貢和民族解放陣線共同討論。在文中季辛吉又提出一些足以阻礙巴黎和談的建議，他主張在巴黎和談之外，舉行三種談判，其一是美國和河內直接談判；其二是西貢跟越南解放陣線談判；其三是召開一項國際會議。

這些建議無論能否實行，而季辛吉的意見必會引起遠東各國的憂慮，生怕美國將來會改變政策。季辛吉又主張未來的美國政策祇可涉及有利益關係的地區，不宜援助世界上一切遭遇困難的合法政府。

對共產國家的看法

美國外交的最大缺陷，是欠缺一個世界性的外交政策，特別是欠缺一個堅定的外交政策，來對付共產世界

。由於這一缺陷導致很多錯誤和挫折，因此造成了韓戰、越戰和世界各地的其他武裝干涉。在另一方面，季辛吉深知，蘇俄有個一貫的世界政策，不祇能應付西方國家，就是共產集團內的背叛也能加以控制。

然而美國或蘇俄都未嘗深思熟慮過共匪這一複雜而困難的問題，可是莫斯科和北平的分裂，造成了共產集團的嚴重分裂，將來終會引致共產集團的崩潰和毀滅。如果美國有勇氣和準備採取行動，仍然會有解決共產主義在全世界造成的問題。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美國未嘗有過任何對付共匪的確實政策。在尼克森總統任內，共匪是否會成爲威脅美國的新危機，而季辛吉是否能運用一切力量、金錢和盟國的力量來應付這一危機，我們可拭目以待。

現在，季辛吉必須遵行尼克森的政策，「由跟共匪對抗的時代，進入跟共匪談判的時代」。有許多美國人希望，今年二月二十日的華沙會談會成爲這新時代的開端，但不幸已遭到阻礙，但是如果有任何跡象顯示共匪願意談判，尼克森就一定探尋種種途徑，以圖增進雙方的瞭解。這種趨勢曾引起了一些對共匪妥協的氣氛，這與其說是由季辛吉所引起，毋寧說是尼克森本身的行動所引起的，因爲目前季辛吉對共匪的看法，尙無驚人的主張，但可預期的對匪政策，將必具有危險成份。